史記測議

傳百二十八之三十

昌平坂學問所

漢書門 類
一二八六 號
四 函
一一 架
三ロ 冊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一二八六 號
三〇 冊
二七九 函
一一二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286
冊數	30（	30）
函號	279	42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董份曰龜策傳闕傳精雅惜其文不全而爲褚先生補耳劉知幾以子長列傳

史記卷之一百二十八

華亭　徐孚遠　陳子龍　測議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孚遠曰太史公天官家與日者龜策二家相爲出入故著其傳

太史公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據禎祥塗山之兆從而夏啓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百穀之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

其所編者惟人而已。至於龜策異物不類。肖形而輒與黔首同科。俱謂之傳。不其怪乎。且龜策所記全為志體。而若與八書並列而定以書名。庶幾乎同聲相應者矣。

著龜不易之道也。蠻夷氐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徐廣曰。一作華。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伐攻擊。推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略聞夏殷欲卜者。乃取蓍龜。已則弃去之。以為龜藏則不靈。蓍久則不神。至周室之卜官。常寶藏蓍龜。又其大小先後。各有所尚。要其歸等耳。或以為聖王遭事無不定。決疑無不見。其設稽神求問之道者。以為後世衰微。愚不師智。人各自安。化分為百室。道散而無垠。故推歸之至微。要潔於精神也。或以為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與爭。其處吉凶。別然否。多中於人。至高祖時。因秦太卜官。天下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國日少。呂后女主。孝文孝景因襲掌故。未遑講試。雖父子疇官。世世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至今上即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絕倫超奇者為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間。太卜大集。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徐廣曰。攘一作襄。襄除也。南收百越。卜筮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彼。而蓍龜時日。亦有力於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

千萬。如丘子明之屬。富溢貴寵。傾於朝廷。至以卜筮射蠱道巫蠱時或頗中。素有眦睚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姦窮。亦誅三族。夫摓策定數。索隱曰。摓謂兩手執蓍分而扐之故云摓策。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焉。可謂聖人重事者乎。孚遠曰。此段刺世深隱非太史公不能作。周公卜三龜而武王有瘳。紂爲暴虐而元龜不占。晉文將定襄王之位。卜得黃帝之兆。左傳曰。遇黃帝戰於阪泉之兆。卒受彤弓之命。獻公貪驪姬之色。卜而兆有口象。其禍竟流五世。楚靈將背周室。卜而龜逆。左傳曰。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終被乾溪之敗。兆應信誠於內。而時人明察見之於外。可不謂兩合者哉。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悖背人道。索隱曰。悖音倍。背音佩。信禎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故書建稽疑。五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而不專之道也。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年乃遊蓮葉之上。徐廣曰。蓮一作領。領與蓮聲相近。或假借字也。蓍百莖共一根。徐廣曰。劉向云。龜千歲而靈。蓍百年而一本生百莖。又其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螫。江傍家人。常畜龜飲

食之。以爲能導引致氣。有益於助衰養老。豈不信哉

子龍曰。龜策傳。宜載古之卜者。如後史方技傳之例可也。褚少孫止序宋元王一事。宜來劉子玄之譏矣。

褚先生曰。臣以通經術。受業博士。治春秋。以高第爲郎。幸得宿衛。出入宮殿中十有餘年。竊好太史公傳。太史公之傳曰。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略闚其要。故作龜策列傳。臣往來長安中。求龜策列傳。不能得。故之大卜官。問掌故文學長老習事者。寫取龜策卜事。編於下方。聞古五帝三王。發動舉事。必先決蓍龜。傳曰。索隱曰。此傳。即太卜所得古龜之說也。下有伏靈。上有兔絲。上有擣蓍。索隱曰。擣音逐留反。擣蓍。即蔡蓍。擣古稠字。下有神龜。所謂伏靈者。在兔絲之下。狀似飛鳥之形。新雨已。天淸靜無風。以夜捎兔絲去之。即以篝燭此地。徐廣曰。篝。籠也。蓋然火而籠罩其上也。篝音溝。燭之火滅。即記其處。以新布四丈環置之。明即掘取之。入四尺至七尺得矣。過七尺不可得。伏靈者千歲松根也。食之不死。聞蓍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靑雲覆之。傳曰。天下和平。王道

得而蓍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方今世取蓍者不能中古法度不能得滿百莖長丈者取八十莖已上蓍長八尺即難得也人民好用卦者取滿六十莖已上長滿六尺者即可用矣記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萬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龜凡八名龜龜圖各有文在腹下文云云者此某之龜也略記其大指不寫其圖取此龜不必滿尺二寸民人得長七八寸可寶矣今夫珠玉寶器雖有所深藏之必見其光必出其神明其此之謂乎故玉處於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者徐廣曰一無不字許氏說淮南以爲滋潤鍾於明珠致令岸枯也潤澤之所加也明月之珠出於江海藏於蚌中蚗龍伏之徐廣曰許氏說淮南云蚗龍屬也音決王者得之長有天下四夷賓服能得百莖蓍并得其下龜以卜者百言百當足以決吉凶神龜出於江水中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因以吉日剔取其腹下甲龜千歲乃滿尺二寸王者

發軍行將。必鑽龜廟堂之上以決吉凶。今高廟中有龜室。藏內以為神寶。傳曰。取前足臑骨穿佩之。徐廣曰。臑音乃毛反。臑臂。取龜置室西北隅懸之。以入深山大林中不惑。臣為郎時。見萬畢石朱方。傳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索隱曰。按萬畢術中。有石朱方。方中說嘉林中。故云傳曰。嘉林者。獸無虎狼。鳥無鴟梟。草無毒螫。野火不及。斧斤不至。是為嘉林。龜在其中。常巢於芳蓮之上。左脅書文曰。甲子重光。徐廣曰。子一作千。得我者匹夫為人君。有土正。徐廣曰。正長也。為有土之官長。諸侯得我為帝王。求之於白蛇蟠杅林中者。齋戒以待譔然。索隱曰。按林名白蛇蟠杅林。蓋言白蛇蟠其中。杅音烏。謂白蛇常蟠杅此林中也。譔音巽。言求龜者齋戒以待。恒譔然也。狀如有人來告之。因以醮酒佗髮。索隱曰。佗音徒我切。謂被髮也。求之三宿而得。繇是觀之。豈不偉哉。故龜可不敬與。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行二十餘歲。老人死。移牀。龜尚生不死。龜能行氣導引。問者曰。龜至神若此。然太卜官得生龜。何為輒殺取其甲乎。近世江上人有得名龜。畜置之。家因大富。與人議。欲遣去。人教殺之勿遣。遣之破人家。龜見夢曰。送我水中。無殺吾

楊慎曰宋元王殺龜事迹類俳衍義三千言皆用韻語又不似褚先生筆必先秦戰國之所記亦成一家不可磨也。余有丁曰按宋不稱王止假稱王而滅無元王也春秋特有元公亦失德。

也其家終殺之殺之後身死家不利人民與君子者異道人民得名龜其狀類不宜殺也以往古故事言之古明王聖主皆殺而用之宋元王時得龜亦殺而用之謹連其事於左方令好事者觀擇其中焉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索隱曰且音子余切泉陽人網元龜者）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曰我為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元王惕然而悟

以許殺諸公子無強盛之事衛龜之説當是卜者家列傳。

[illegible]

乃召博士衛平而問之（索隱曰宋元君之臣也）元王曰今寡人夢見一丈夫延頸而長頭衣玄繡之衣而乘輜車來見夢於寡人曰我為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是何物也衛平乃援式而起（徐廣曰式音勅）仰天而視月之光觀斗所指定日處鄉規矩為輔副以權衡四維已定八卦相望視其吉凶介蟲先見乃對元王曰今昔壬子（索隱曰今昔猶昨夜也以今日言之謂昨夜為今昔）宿在牽牛河水大會鬼神相謀漢正南北（正義

觀月觀斗言之恐只是夢之夜耳

漢河曰大江河固期南風新至江使先來白雲壅漢萬
物盡留斗柄指日使者當囚玄服而乘輜車其名
爲龜王急使人問而求之王曰善於是王乃使人
馳而往問泉陽令曰漁者幾何家名誰爲豫且豫
且得龜見夢於王王故使我求之泉陽令乃使吏
案籍視圖水上漁者五十五家上流之廬名爲豫
且泉陽令曰諾乃與使者馳而問豫且曰今昔汝
漁何得豫且曰夜半時舉網得龜莊子曰得白龜圓五尺使
者曰今龜安在曰在籠中使者曰王知子得龜故
使我求之豫且曰諾即系龜而出之籠中獻使者
使者載行出於泉陽之門正晝無見風雨晦冥雲
蓋其上五采青黃雷雨並起風將而行入於端門
見於東箱身如流水潤澤有光望見元王延頸而
前三步而止縮頸而卻復其故處元王見而怪之
問衛平曰龜見寡人延頸而前以何望也縮頸而
復是何當也衛平對曰龜在患中而終昔囚王有
德義使人活之今延頸而前以當謝也縮頸而卻
欲亟去也元王曰善哉神至如此乎不可久留趣

駕送龜勿令失期衛平對曰龜者是天下之寶也
先得此龜者爲天子且十言十當十戰十勝生於
深淵長於黃土知天之道明於上古游三千歲不
出其域安平靜正動不用力壽蔽天地莫知其極
與物變化四時變色居而自匿伏而不食春蒼夏
黃秋白冬黑明於陰陽審於刑德先知利害察於
禍福以言而當以戰而勝王能寶之諸侯盡服王
勿遣也以安社稷元王曰龜甚神靈降於上天陷
於深淵在患難中以我爲賢德厚而忠信故來告
寡人寡人若不遣也是漁者也漁者利其肉寡人
貪其力下爲不仁上爲無德君臣無禮何從有福
寡人不忍奈何勿遣衛平對曰不然臣聞盛德不
報重寄不歸天與不受天奪之寶今龜周流天下
還復其所上至蒼天下薄泥塗還徧九州未嘗愧
辱無所稽留今至泉陽漁者辱而囚之王雖遣之
江河必怒務求報仇自以爲侵因神與謀淫雨不
霽水不可治若爲枯旱風而揚埃蝗蟲暴生百姓
失時王行仁義其罰必來此無佗故其祟在龜後

雖悔之豈有及哉王勿遣也元王慨然而歎曰夫
逆人之使絕人之謀是不暴乎取人之有以自爲
寶是不彊乎寡人聞之暴得者必暴亡彊取者必
後無功桀紂暴彊身死國亡今我聽子是無仁義
之名而有暴彊之道江河爲湯武我爲桀紂未見
其利恐離其咎寡人狐疑安事此寶趣駕送龜勿
令久留衛平對曰不然王其無患天地之閒累石
爲山高而不壞地得爲安故云物或危而顧安或
輕而不可遷人或忠信而不如誕謾索隱曰誕音由欄切謾音
漫又並如字或醜惡而宜大官或美好佳麗而爲衆人
患非神聖人莫能盡言春秋冬夏或暑或寒寒暑
不和賊氣相奸同歲異節其時使然故令春生夏
長秋收冬藏或爲仁義或爲暴彊暴彊有鄉仁義
有時萬物盡然不可勝治大王聽臣臣請悉言之
天出五色以辨白黑地生五穀以知善惡人民莫
知辨也與禽獸相若谷居而穴處不知田作天下
禍亂陰陽相錯悤悤疾疾徐廣曰一作病通而不相擇妖
孽數見正義曰說文云衣服謌謠草木之怪謂之妖禽獸蟲蝗之怪謂之孽也傳爲

單薄聖人別其生使無相獲禽獸有牝牡置之山原鳥有雌雄布之林澤有介之蟲置之谿谷故牧人民爲之城郭內經閭術外爲阡陌夫妻男女賦之田宅列其室屋爲之圖籍別其名族立官置吏勸以爵祿衣以桑麻養以五穀耕之耰之（正義曰耰覆種也）鉏之耨之（徐廣曰耨除草也）口得所嗜目得所美身受其利以是觀之非彊不至故曰田者不彊囷倉不盈（正義曰說文云圓者謂之囷方者謂之廩）商賈不彊不得其贏婦女不彊布帛不精官御不彊其勢不成大將不彊卒

不使令侯王不彊沒世無名故云彊者事之始也分之理也物之紀也所求於彊無不有也王以爲不然王獨不聞玉櫝隻雉（徐廣曰隻一作雙）出於昆山明月之珠出於四海鐫石拌蚌（索隱曰拌割也）傳賣於市聖人得之以爲大寶（子龍曰珠玉與龜同爲大寶所在國之鎮寶故比類焉）大寶所在乃爲天子今王自以爲暴不如拌蚌於海也自以爲彊不過鐫石於昆山也取者無咎寶者無患今龜使來抵網而遭漁者得之見夢自言是國之寶也王何憂焉元王曰不然寡人聞之諫者福也

董份曰此段文古

諛者賊也。人主聽諛，是愚惑也。雖然，禍不妄至，福不徒來。天地合氣，以生百財。陰陽有分，不離四時，十有二月，日至為期。聖人徹焉，身乃無災。明王用之，人莫敢欺。故云福之至也，人自生之；禍之至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刑與德雙。聖人察之，以知吉凶。桀紂之時，與天爭功，擁遏鬼神，使不得通。是固已無道矣。諛臣有眾，桀有諛臣，名曰趙梁。教為無道，勸以貪狼。繫湯夏臺，殺關龍逢。左右恐死，偷諛於傍。國危於累卵，皆曰無傷。稱樂萬歲，或曰未央。

蔽其耳目，與之詐狂。湯卒伐桀，身死國亡。聽其諛臣，身獨受殃。春秋著之，至今不忘。紂有諛臣，名為左彊。誇而目巧，教為象郎。禮記曰：目巧之室。鄭玄曰：但以目巧意作室，不孫法度。許慎曰：象牙郎。○孚遠曰：郎之與廊古字通用也。象郎，似以象飾室之名，或作繪象，如後世畫室之意，二義俱通。觀後圖之象郎，知定是室也。將至於天。又有玉牀犀王之器。象箸而羹。索隱曰：記曰：羹之有菜者用梜。梜者箸也。聖人剖其心，壯士斬其胻。胻音衡，脚脛也。箕子恐禍，被髮佯狂。殺周太子歷，囚文王昌，投之石室。索隱曰：按殺周太子歷，在囚文王昌之上，則近是季歷。季歷不被紂誅，則其言近妄，無容周更別有太子名歷也。○孚遠曰：是伯邑考之誤也。

将以昔至明陰兢活之徐廣曰兢一作競○索隱曰陰姓兢名也與之俱亡入於周地得太公望興卒聚兵與紂相攻文王病死載尸以行太子發代將號爲武王戰於牧野破之華山之陽紂不勝敗而還走圍之象郎自殺宣室徐廣曰天子之居名曰宣室身死不葬頭懸車軫四馬曳行寡人念其如此腸如涫湯徐廣曰涫音館一作沸是人皆富有天下而貴至天子然而大傲欲無厭時舉事而喜高貪很而驕不用忠信聽其諛臣而爲天下笑今寡人之邦居諸侯之間曾不如秋毫舉事

不當又安亡逃衛平對曰不然河雖神賢不如崑崙之山江之源理不如四海而人尚奪取其寶諸侯爭之兵革爲起小國見亡大國危殆殺人父兄虜人妻子殘國滅廟以爭此寶戰攻分爭是暴彊也故云取之以暴彊而治以文理無逆四時必親賢士與陰陽化鬼神爲使通於天地與之爲友諸侯賓服民衆殷喜邦家安寧與世更始湯武行之乃取天子春秋著之以爲經紀王不自稱湯武而自比桀紂桀紂爲暴彊也固以爲常桀爲瓦室世一本曰昆吾作

陶。張華博物記亦云桀作瓦。蓋是昆吾為桀作也。紂為象郎。徵絲灼之。務以費民。索隱曰。灼謂燔也。燒絲以當薪。務費人也。賦斂無度。殺戮無方。殺人六畜。以韋為囊。囊盛其血。與人懸而射之。與天帝爭彊。逆亂四時。先百鬼嘗。諫者輒死。諛者在傍。聖人伏匿。百姓莫行。天數枯旱。國多妖祥。螟蟲歲生。五穀不成。民不安其處。鬼神不享。飄風日起。正晝晦冥。日月並蝕。滅息無光。列星奔亂。皆絕紀綱。以是觀之。安得久長。雖無湯武。時固當亡。故湯伐桀。武王剋紂。其時使然。乃為天子。子孫續世。終身無咎。後世稱之。至今不已。是皆當時而行。見事而彊。乃能成其帝王。今龜大寶也。為聖人使。傳之賢士。不用手足。雷電將之。風雨送之。流水行之。侯王有德。乃得當之。今王有德而當此寶。恐不敢受。王若遣之。宋必有咎。後雖悔之。亦無及已。元王大悅而喜。於是元王向日而謝。索隱曰。蓋欲神之以謝天之質。向日者。天之光明著見者也。再拜而受。擇日齋戒。甲乙最良。乃刑白雉。及與驪羊。以血灌龜。於壇中央。以刀剝之。身全不傷。脯酒禮之。橫其腹腸。荊支卜之。必制其創。正義

一校曰神龜能見夢於元王而不能自脫於鋒刃此太史公……志微

日・音創・理達於理。文相錯迎。使工占之。所言盡當。邦福重寶。徐廣曰福音副・藏也・聞於傍鄉。殺牛取革。被鄭之桐。徐廣曰・牛革桐爲鼓也・草木畢分。化爲甲兵。戰勝攻取。莫如元王。元王之時。衞平相宋。宋國最彊。龜之力也。故曰神至能見夢於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身能十言盡當。不能通使於河。還報於江。賢能令人戰勝攻取。不能自解於刀鋒。免剝刺之患。聖能先知亟見。而不能令衞平無言。言事百全。至身而攣。當時不利。又爲事賢。賢者有恒常。士有適然。是故明有所不見。聽有所不聞。人雖賢。不能左畫方右畫圓。日月之明。而時蔽於浮雲。羿名善射。不如雄渠蠭門。新序曰・楚雄渠子夜行見伏石當道以爲虎而射之應弦沒羽・淮南子曰・射者重以逢蒙門子之巧・劉歆七略有蠭門射法也・禹名爲辯智。而不能勝鬼神。地柱折。天故毋椽。又柰何責人於全。孔子聞之曰。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正義曰・凡龜其背空中而枯也・直語發聲也・今河東亦然・日爲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烏。月爲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蟆。蝟辱於鵲。郭璞曰・蝟能制虎・見鵲仰地・騰蛇之神。而殆於即且。郭璞曰・騰蛇龍屬也。正義曰・即且即吳公也・狀如蚰蜒

而大黑色竹外有節理中直空虛松柏為百木長而守門閭日辰不全故有孤虛（甲乙謂之卯子丑謂之辰六甲孤虛法甲子旬中無戌亥戌亥即為孤辰巳即為虛甲戌旬中無申酉申酉為孤寅卯為虛甲申旬中無午未午未為孤子丑為虛甲午旬中無辰巳辰巳為孤戌亥即為虛甲辰旬中無寅卯寅卯為孤申酉即為虛甲寅旬中無子丑子丑為孤午未即為虛劉歆七略有風后孤虛二十卷）黃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徐物有所拘亦有所據罔有所數亦有所疏人有所貴亦有所不如何可而適乎物安可全乎天尚不全故世為屋不成三瓦而陳之（正義曰言為屋不成欠三瓦以應天猶陳列而居之）以應之天

天下有階物不全（正義曰言萬物及日[illegible]之皆不能全喻龜之不全也）生也

[illegible]補曰丹述此殺葉無

褚先生曰漁者舉網而得神龜龜自見夢宋元王元王召博士衛平告以夢龜狀平運式定日月分衡度視吉凶占龜與物色同平諫王留神龜以為國重寶美矣古者筮必稱龜者以其令名所從來久矣余述而為傳

三月　二月　正月（正義曰言正月二月三月右轉周環終十二月者日月之龜腹下十二黑點為十二月若二十八宿龜也）十二月　十一月

中關內高外下○正義曰此等下至首俛大者皆卜兆之狀也四月首仰索隱曰仰音魚兩
反謂兆首仰起足開肣開索隱曰音琴肣謂兆足斂也首俛大[illegible]
曰俛音免兆首伏也五月橫吉首俛大正義曰俛音免謂兆
首伏而大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
月
卜禁曰子亥戌不可以卜及殺龜日中如食已卜
暮昏龜之徼也索隱曰徼音叫謂徼繞不明也不可以卜庚辛可
以殺及以鑽之常以月旦祓龜索隱曰祓音廢又音拂拂洗之以水
雞卵摩之而呪先以清水澡之以卵祓之正義曰以常月朝清水洗之以
雞卵摩而祝之乃持龜而遂之若常以為祖徐廣曰一作視○索隱曰
祖法也言以為常法人若已卜不中皆祓之以卵東向立灼
以荊若剛木土索隱曰按古之灼龜取生荊枝及牛堅木燒之斬斷以灼龜按土字
合依劉氏說當連下句卵指之者三正義曰言卜不中以土為卵三度指之三周繞
之用厭不祥也持龜以卵周環之祝曰今日吉謹以粱卵
焍黃索隱曰粱米也○正義曰焍音題焍焦也言以粱米雜卵祓去龜之不祥令灼之不焦不
黃若色焦及黃卜之不中也祓去玉靈之不祥玉靈必信以誠
知萬事之情辯兆皆可占不信不誠則燒玉靈揚
其灰以徵後龜其卜必北向龜甲必尺二寸

卜先以造(徐廣曰音竈也)灼鑽(索隱曰造謂燒荊之處物若木也)鑽中已
又灼龜首各三又復灼所鑽中曰正身灼首曰正
足(徐廣曰一作止)各三即以造三周龜祝曰假之玉靈夫
子(索隱曰尊神龜而爲之作號)夫子玉靈荊灼而心令而先知
而上行於天下行於淵諸靈數剸(徐廣曰音策)莫如汝
信今日良日行一良貞(徐廣曰行一作身)某欲卜某即得
而喜不得而悔即得發鄉我身長大手足收人皆
上偶不得發鄉我身挫折中外不相應手足滅去
靈龜卜祝曰假之靈龜五巫五靈不知神龜之靈
知人死知人生某身良某欲求某物即得也頭見
足發內外相應即不得也頭仰足肣內外自隨可
得占

卜占病者祝曰今某病困死首上開內外交駭身
節折不死首仰足肣卜病者祟曰今病有祟無呈
無祟有呈兆有中祟有內外祟有外

卜繫者出不出不出橫吉安若出足開首仰有然

卜求財物其所當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即不
得呈兆首仰足肣

卜有賣若買臣妾馬牛。得之首仰足開内外相應。
不得首仰足肣。呈兆若横吉安。
卜擊盜聚若干人在某所。今某將卒若干人往。擊
之當勝。首仰足開。身正内自橋外下。不勝足肣首
仰身首内下外高。
卜求當行不行。行首足開。不行足肣首仰。若横吉。
安安不行。
卜往擊盜當見不見。見首仰足肣。有外。不見足開
首仰。

卜往候盜見不見。見首仰足肣肣勝有外。不見足
開首仰。
卜聞盜來不來。來外高内下。足肣首仰。不來足開
首仰若横吉安期之自次。
卜遷徙去官不去。去足開有肣外首仰。不去自去
即足肣呈兆若横吉安。
卜居官尚吉不。吉呈兆身正若横吉安。不吉身節
折首仰足開。
卜居室家吉不吉。吉呈兆身正若横吉安。不吉身

折節首仰足開。
卜歲中禾稼孰不孰。孰首仰足開內外自橋外自
垂。不孰足肣首仰有外。
卜歲中民疫不疫。疫首仰足肣身節有彊外。不疫
身正首仰足開。
卜歲中有兵無兵。無兵呈兆若横吉安。有兵首仰
足開身作外彊情。
卜見貴人吉不吉。吉足開首仰身正內自橋。不吉
首仰身節折足肣有外若無漁。

卜請謁於人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自橋不得首
仰足肣有外。
卜追亡人當得不得。得首仰足肣內外相應。不得
首仰足開若横吉安。
卜漁獵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不得足肣
首仰若横吉安。
卜行遇盜不遇。遇首仰足開身節折外高內下。不
遇呈兆。
卜天雨不雨。雨首仰有外外高內下。不雨首仰足

開若橫吉安。
卜天雨霽不霽。霽呈兆足開首仰。不霽橫吉命曰橫吉安。以占病病甚者。一日不死。不甚者卜日瘳。不死。繫者重罪不出。輕罪環出。過一日不出。久毋傷也。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一日環得。過一日不得。不得行者不行。來者環至過食時不至不來。擊盜不行。行不遇。聞盜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皆吉。歲稼不孰。民疾疫無疫歲中無兵見人行不行不喜。請謁人不[illegible]不得。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遇盜。

雨不雨。霽不霽。
命曰呈兆。病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市買得。追亡人得過一日不得。問行者不到。
命曰柱徹。卜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而市買不得。憂者毋憂。追亡人不得。
命曰首仰足肣。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解。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聞言不行。來者不來。聞盜不來。聞言不至。徙官聞言不徙。居官有憂。居家多災。歲稼中孰。民疾疫多病。歲中有兵聞言

不開見貴人吉請謁不行行不得善言追亡人不
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甚霽不霽故其莫
字皆爲首備問之曰備者仰也故定以爲仰此私
記也

命曰首仰足肣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不
出求財買臣妾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盜不
見聞盜來內自驚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吉歲
稼不孰民疾疫有病甚歲中無兵見貴人吉請謁
追亡人不得亡財物財物不出得漁獵不得行不
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凶

命曰呈兆首仰足肣以占病不死繫者未出求財
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不行來不來繫盜不相見
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官久多憂居家室不吉
歲稼不孰民病疫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謁不
得漁獵得少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篤死繫囚出求財
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不見盜
聞盜來不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稼

不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無兵見貴人不見吉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霽小吉

命曰首仰足肣以占病不死繫者久毋傷也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不行擊盜不行來者來聞盜來徙官聞言不徙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少歲中毋兵見貴人得見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開有內以占病者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行不見盜

聞盜來不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霽霽小吉不霽吉

命曰橫吉內外自橋以占病卜日毋瘳死繫者毋罪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合交等聞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吉歲孰民疫無疾歲中無兵見貴人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遇盜雨霽雨霽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自吉以占病病者死繫不出求財

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者不來擊盜不相見聞盜不來徙官徙居官有憂居家室見貴人請謁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無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漁人以占病者病者甚不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擊盜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肣內高外下以占病病者甚[illegible]

命曰載所以占病環有瘳無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相見不相合聞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憂見貴人吉歲孰民毋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霽吉

命曰根格以占病者不死繫久毋傷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盜行不合聞盜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

中民疾疫無死見貴人不得見行不遇盜雨不雨
大吉
命曰首仰足肣外高內下卜有憂無傷也行者不
來病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者吉
命曰外高內下卜病不死有祟而市買不得居官
宗室不吉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者久毋傷吉
命曰頭見足發有內外相應以占病者起繫者出
行者行來者來求財物得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甚死繫者出有憂

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行
不行來不來擊盜不合聞盜來來徙官居官家室
不吉歲惡民疾疫無死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行
不遇盜雨不雨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外高內下以占病不死有外
祟繫者出有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相見不會行
行來聞言不來擊盜勝聞盜來不來徙官居官家
室見貴人不吉歲中民疾疫有兵請謁追亡人漁
獵不得聞盜遇盜雨不雨霽凶

命曰首仰足肣身折內外相應以占病病甚不死繫者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有用勝聞盜來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不吉歲不孰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人喜請謁追亡人不得遇盜凶

命曰內格外垂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病者死繫者不出求財物不得見人不見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相應自橋榆仰上柱上柱足肣以占病病甚不死繫久不抵罪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居官家室見貴人吉徙官不徙歲不大孰民疾疫有兵有兵不會行遇盜聞言不見雨不雨霽霽大吉

命曰頭仰足肣內外自隨卜憂病者甚不死居官不得居行者行來者不來求財物不得求人不得吉

命曰橫吉下有柱卜來者來卜日即不至未來卜病者過一日毋瘳死行者不行求財物不得繫者出

命曰橫吉。內外自舉。以占病者。久不死。繫者久不
出。求財物得而少。行者不行。來者不來。見貴人見
吉。
命曰內高外下。疾輕足發。求財物不得。行者行。病
者有瘳。繫者不出。來者來。見貴人不見。吉。
命曰外格。求財物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者
不出。不吉。病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見吉。
命曰。內自舉外來正足。發萑行。來者來。求財物得。
病者久不死。繫者不出。見貴人見吉。

此橫吉上柱外內自舉足肣以卜。有求得。病不
死。繫者毋傷。未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百事
盡吉。
此橫吉上柱外內自舉。柱足以作。以卜有求得。病
死。環起。繫留毋傷。環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
百事吉。可以舉兵。
此挺詐有外。以卜。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繫禍罪
聞言毋傷。行不行。來不來。
此挺詐有內。以卜。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留禍罪

無傷。繫出。行不行。來者不來。見人不見。
此挺詐內外自舉。以卜有求得。病不死。繫毋罪。行
行來來。田賈市漁獵盡喜。
此狐狢以卜。有求不得。病死難起。繫留毋罪難出。
可居宅。可娶婦嫁女。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有
憂不憂。
此狐徹以卜。有求不得。病者死。繫留。有抵罪。行不
行。來不來。見人不見。言語定。百事盡不吉。
此首俛足肣身節折以卜。有求不得。病者死。留繫
有罪繫。行者不來。行行來不來。見人不見。
此挺內外自垂以卜。有求不晦。病不死。難起。繫留
毋罪。難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不吉。
此橫吉榆仰首俛以卜。有求難得。病難起。不死。繫
難出。毋傷也。可居家室。以娶婦嫁女。
此橫吉上柱載。正身節折。內外自舉。以卜病者卜
日不死。其一日乃死。
此橫吉上柱足肣內自舉。外自垂。以卜病者卜日
不死。其一日乃死。

爲人病首俯足詐有外無内病者。占龜未已急死。卜輕失大。一日不死。
首仰足肣。以卜有求不得。以繫有罪。人言語恐之毋傷。行不行。見人不見。
大論曰。索隱曰。按褚先生所取太卜雜占卦體及命召之辭。義蕪辭重。殆無足採。凡此六十七條別足也。外者人也。内者自我也。外者女也。内者男也。首俛者憂。大者身也。小者枝也。大法病者足肣者生。足開者死。行者足開至。足肣者不至。行者足肣不行。足開行。有求。足開得。足肣者不得。繫者足肣不出。開出。其卜病也。足開而死者内高而外下也。

索隱述贊曰。三王異龜。五帝殊卜。或長或短。若瓦若玉。其記已亡。其繇後續。江使觸網。見留宋國。神能託夢。不衛其足。

史記卷之一百二十八終

[illegible]此[illegible]先生所補存久之可以見太卜之舊但但秦漢間書非三代書也

楊愼曰將信已誑而先引老子叙之以爲必不然此便吏辭文乎耶

史記卷之一百二十九

華亭　徐孚遠　測議
　　　陳子龍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索隱曰論語云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廣雅云殖立也孔安國註尚書云殖生也生資貨財利也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正義曰音古鷄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爲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索隱曰輓音晩古字通用

[illegible]曰。按教誨猶順化導所以[illegible]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索隱曰。眇音妙。論如字。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illegible]西饒材竹穀纑。索隱曰。穀音谷。纑音盧。[illegible] 纑紵屬。山中紵可以爲布。晉灼曰。[illegible]山間野紵。亦作苧。〇子龍曰。此言山西。蓋指秦漢之間。故多材竹也。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子龍曰。聲色指美女。亦列於貨物矣。江南出枏梓。索隱曰。南子二音。薑桂金錫連。徐廣曰。音蓮。鉛之未鍊者。丹沙犀瑇瑁珠璣齒

劉辰翁曰。貴之徵賤易見。賤之徵貴難知。

革。龍門碣石。正義曰。龍門山在徐州龍門縣。碣石山在平州盧龍縣。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正義曰。言出銅鐵之山方千里如圍棊之置也。管子云。凡天下名山五千二百七十。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有九。山上有赭。其下有鐵。山上有鉛。其下有銀。山上有銀。其下有丹。山上有磁石。其下有金也。此其大較也。索隱曰。大較猶大畧也。指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索隱曰。徵者求也。謂此處物賤。求彼貴賣之。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

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
所符而自然之驗邪　索隱曰符謂合於道也　周書曰。農不出。則
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
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索隱曰辟開也通也　此四者。
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
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
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潟鹵。徐廣曰潟鹵鹹地也　人民寡。於是
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繦至而
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

索隱曰言齊既富饒能冠帶天下豐厚被於
他邦故海岱之間斂袵而朝齊言趨利者也　其後齊
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正義曰管子云輕重謂
錢也夫治民有輕重之
法周有大府王府內府外府天府職
內職金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也　則桓公以霸九
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
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
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
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
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埶益彰。失埶
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

歸有光曰。此非有激。安得如此云。

奏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壤壤。皆爲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有患貧。而況匹夫編戸之民乎。李遠曰。此言識切當時也。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徐廣曰。計然者。范蠡之師也。名研。故諺曰。研桑心算。駰案。范子曰。計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晉國亡公子也。嘗南游於越。范蠡師事之。○索隱曰。計然。吳越春秋謂之計倪。漢書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則倪之與研是一人。聲相近而相亂耳。計然曰。知鬭則修備。時用則知物。索隱曰。言知時所用之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索隱曰。五行不説土者。土穰也。旱則資舟。水

按二十九十八平三十皆言斗。

按完者無不有也。息幣即無藏。

羅洪先曰。予讀貨殖傳。見所謂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語。遂悟爲學[illegible]益學[illegible]知人所[illegible]能知爲

則資車。索隱曰。國語大夫種曰。賈人旱資舟。水資車以待也。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索隱曰。言米賤則農人病也。故云病農。若米斗直九十。則商賈病。故云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索隱曰。久停貨物則無利息。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索隱曰。貴出如糞土者。既極貴。後恐其必賤。故乘時出之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者。既極賤。後恐其必貴。故

文能用人所不能用即此意也。

何良俊曰范蠡列在貨殖傳者專只載貨殖事若佐越諸謀畫與越事相連者則附見越世家中其殺中子殺人事亦附在後此皆太史公作史法

乘時取之如珠玉此所以爲貨殖也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彊吳。觀兵中國。稱號五霸。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歎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索隱曰國語云范蠡乘輕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爲鴟夷子皮。索隱曰大顏云若盛酒之鴟夷也用之則多所容納不用則可卷而懷之不忤於物也之陶。爲朱公正義曰括地志云即陶山在齊州平陽縣東三十五里陶山之陽也今南五里猶有朱公冢又云曹州濟陽縣東南三里有陶朱公冢又云在南郡華容縣西未詳也朱公以爲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

治產積居。與時逐。索隱曰韋昭云隨時逐利也而不責於人。索隱曰按謂擇人而與人不負之故云不責於人也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徐廣曰萬萬也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徐廣曰子贛傳云廢居著猶居也○索隱曰漢書亦作貯說文云貯積也七十子之徒。賜最爲饒益。原憲不厭糟糠。索隱曰饜飽也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

倪思曰。樂觀時變。與盡地力相違。雖以此治天下可也。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亦老子之所未言。

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索隱曰。案漢書食貨志。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敎。國以富彊。今此及漢書言克。皆誤也。)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穀。予之絲漆。繭出取帛絮。與之食。(索隱曰。食。謂穀也。○子龍日。此即平準之所自出也。)太陰在卯。穰。(正義曰。太陰歲後二辰爲太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正義曰。貯律二音。)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

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

猗頓用盬鹽起。(孔叢子曰。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饑。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於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興富於猗氏。故曰猗頓。○索隱曰。盬音古。○正義曰。按猗氏蒲州縣也。河東鹽池是畦鹽。作

按今西北邊關亦時有之

畦若種韭一畦。大雨下池中。醎淡得均。即畎池中水上畔中深一尺許。坑日暴之。五六日則成鹽。若白礬石。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烏氏倮韋昭曰。烏氏縣名。屬安定。倮名也。畜牧及眾。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索隱曰。謂畜牧及至眾多之時。斥而賣之以求奇物也。間獻猶私獻也。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索隱曰。謂戎王償之牛羊十倍也。畜至用谷量馬牛。韋昭曰。滿谷。則具不復數。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子龍曰。比必奉上命爲之。欲以每歲而分利於上。故始皇貴之。不然。能無犯闌出財物之禁乎。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清。索隱曰。漢書作巴寡婦清。巴寡婦之邑。清其名。其先得丹穴。徐廣曰。涪陵出丹。○正義曰。括地志云。寡婦清臺山。俗名貞女山。在涪州永安縣東北七十里也。而擅其利

太[illegible]因[illegible]贖罪。下蠶室。此多感之言。

[illegible]份曰。序[illegible]內土俗[illegible]縱橫[illegible]括字[illegible]情勢[illegible]文[illegible]

數世。家亦不訾。正義曰。音子兒反。言資財眾多不可訾量。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爲貞婦而客之。爲築女懷清臺。夫倮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漢興。海內爲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傑諸侯彊族於京師。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爲上田。而公劉適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孚遠曰。此言本富爲

上也。地重。索隱曰言重於耕稼也。重為邪。索隱曰重者難也畏言不敢為姦邪。及秦文孝繆居雍隙。徐廣曰隙者間孔也地居隴蜀之間要路故曰隙。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孝公徙櫟邑。徐廣曰在馮翊。櫟邑北卻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武昭治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眾。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巵。徐廣曰音支烟支也紫赤色也。薑丹沙石銅鐵。徐廣曰邛都出銅臨邛出鐵。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褒斜綰轂其口。索隱曰言褒斜道狹綰其道口有若車轂之湊故云綰轂也。

以所多易所鮮。索隱曰言以所多易其所少。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為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正義曰要音腰言要束其路也。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孚遠曰言隴蜀之貨皆湊關中故其富饒如此。昔唐人都河東。徐廣曰堯都晉陽也。殷人都河內。正義曰盤庚都殷墟地屬河內也。周人都河南。正義曰周自平王已上都洛陽。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眾。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陳西

賈秦翟正義曰秦關內也翟隰石等州部落稽也延綏銀三州皇白翟所居北賈種代正義曰種在恒州石邑縣北蔚州也代今代州種代石北也徐廣曰石邑縣也在常山○索隱曰楊平陽二邑名在趙之西陳蓋衍字以下有楊平陽陳掾因此衍也言二邑之人皆西賈於秦翟北賈於種代種代在石邑之北也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懻忮○當忖音概忮頤賢音賁好氣任俠為姦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索隱曰謂時有餘衍也○子龍曰用兵之地貧財所聚民得以貿易獲利即今世往往然也其民羯羠不均徐廣曰皆健羊名○索隱曰羯音巳紇反羠音慈紀反言其方人性若羊捷捍而不均也自全晉之時固已患其僄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故楊

陽陳掾其間得所欲索隱曰陳掾猶經營馳逐也溫軹西賈上正義曰澤潞等州也北賈趙中山索隱曰溫軹二縣名屬河內中山地薄人眾猶有沙丘紂淫地餘民晉灼曰言地薄人眾猶復有沙丘紂淫地餘民係之於紂而言之民俗懁急徐廣曰懁急也音絹一作儇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戲悲歌忼慨起則相隨椎剽索隱曰椎即椎煞人剽之休則掘冢作巧奸冶徐廣曰一作蠱多美物徐廣曰美一作弄一爲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屣徐廣曰跕音怗張晏曰跕屣也瓚曰躡跟揣游媚貴富入後宮徧諸侯然邯鄲亦漳河之間義曰洺水本名水邯鄲在其地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有鄭衛鄭

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徐廣曰：矜，一作務。濮上之邑徙野王。正義曰：秦拔衛濮陽，徙其君於懷州野王。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夫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正義曰：勃海、碣石在西北。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索隱曰：踔音卓。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雕捍少慮。索隱曰：言如雕之鷙捍也。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桓夫餘。索隱曰：鄰臨也。[illegible]東綰穢貉朝鮮真番之利。索隱曰：綰者綰[illegible]之義也。[illegible]

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

劫慎門按多劫人者大國之風。此語若無者，而有餘咲，與不勇不成京師意同。地大物衆，決無哉花簽齊之理。商君所以患之而敗也。

齊帶山海，徐廣曰：齊世家曰：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於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闊達多匿智。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魚鹽。臨菑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衆鬭，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服虔曰：士農商工賈也。如淳曰：游子樂其俗不復歸，故有五方之民。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齪齪。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衆，儉嗇，畏罪遠邪。及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夫自鴻溝以東，徐廣曰：在滎陽。芒碭以北，徐廣曰：今為臨淮。屬巨野，正義曰：鄆州鉅野縣在鉅

余有丁曰湖東西南北其中又分都會即如禹貢分某山某水為某州者因其貿中包括輿地已盡如行旅逐勝可盡為圖故下言纏縷欲斷欲續不可分界而又無所不識如此

野澤也。此梁宋也。徐廣曰今陶之浚儀○正義曰鴻溝以東芒碭以北至鉅野梁宋二國之地。陶睢陽正義曰今曹州睢陽今宋州宋地也亦一都會也。徐廣曰今之定陶。昔堯作游成陽。如淳曰作起也成陽在定陶舜漁於雷澤徐廣曰在成陽○正義曰澤在雷澤縣西北也湯止於亳徐廣曰今梁國薄縣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蓄越楚則有三俗。正義曰越滅吳則有江淮以北楚滅越兼有吳越之地故言越楚也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正義曰沛徐州沛縣也陳今陳州也汝南郡今荊州也汝州也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故郢都。正義曰荊州江陵縣故為郢楚之都西通巫巴。正義曰巫郡巴郡在江陵之西也東有雲夢之饒。徐廣曰在華容陳在楚夏之交。正義曰夏都計陽城言陳南則楚西及北則夏故云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徐僮取慮。正義曰取音秋慮音閭徐即徐城僮取慮二縣並在下邳今泗州則清刻矜已諾。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正義曰彭城徐州沭縣也東海郡今海郡也吳蘇州也廣陵楊州也其俗類徐僮。朐繒以北。俗則齊。正義曰朐縣在海州故繒縣在沂州古二縣之北風俗同於齊浙江南則越。夫吳自闔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衡山徐廣曰都邾邾縣屬江夏九江。正義曰九江郡都陰陵江南。徐廣曰高

帝所置江南者丹陽也秦置爲鄣郡武帝改名丹陽○正義曰案徐說非秦置鄣郡在湖州長城縣西南八十里鄣郡故城是也漢改爲丹陽郡徙郡宛城今宣州地也上言吳有章山之銅明是東楚之地此言大江之南豫章長沙二郡南楚之地耳豫章。○正義曰今洪州也長沙。○正義曰今潭州也十三州志云有萬里沙祠而西自湘州至東萊萬里故曰長沙也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郢之後徙壽春。○正義曰楚考烈王二十二年自陳徙都壽春號之曰郢故言郢之徙壽春也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正義曰合肥縣廬州治也言江淮之潮南北俱至廬州也皮革鮑木輸會也。與閩中於越雜俗。徐廣曰在歸淮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溼。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黃金。○正義曰括地志云江州潯陽縣有黃金山山出金長沙出連錫。然堇堇正義曰音謹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應劭曰堇少也更償也言金少少耳取之不足用故費用也九疑蒼梧以南。徐廣曰九疑山在營道縣南至儋耳者。○正義曰今儋州在海中廣州南去京七千餘里言嶺南至儋耳之地與江南大同俗而楊州之南越民多焉與江南大同俗。而楊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正義曰番音潘禺音虞今廣州珠璣犀瑇瑁果布之湊。○韋昭曰果謂龍眼離支之屬布葛布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徐廣曰禹居陽翟○正義曰禹居陽城潁川南陽皆夏地也夏人政尚忠朴。猶有先王之遺風。潁川敦愿。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陽。南陽西通武關鄖關。○索隱曰鄖音雲

楊慎曰其心智已包括取之不盡自東賈齊魯南賈梁楚已有奄吳并粤之意故隨意所及纔費不絕於上

○正義曰武關在商州地理志云宛西通武關而無郇關蓋郇當爲徇徇水上有關在金州洵陽縣徐按漢中是也徇亦作郇與郇相似也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多賈其任俠交通潁川故至今謂之夏人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謠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正義曰謂西方鹹地也堅且鹹即出石鹽及地鹽鹵嶺南沙北正義曰謂池漢之北也固往往出鹽大體如此矣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正義曰言風草下種苗生大而草生小以水灌之則草死而苗無損也耨除草也果隋徐廣曰地理志云作蓏蓏音郎果反蠃蛤正義曰隋今爲搖音同上古少字也蠃力和反果搖猶搖疊包裹也今楚越之俗向有裹搖之語楚越水鄉足螺魚

鱉民多採捕積聚搖疊包裹煮而食之班固不曉裹搖之方言脩太史公書述地理志乃故云果隋蓏蛤失太史公意非民失之也不待賈而足正義曰賈音古言楚越[illegible]勢饒食不用他賈而自足無饑饉之患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呰窳徐廣曰音紫呰窳苟且墯嬾之謂也○正義曰筱食螺蛤等物故多蠃弱而[illegible][illegible]也淮南子云古者民食蠃蛖之肉多疹毒之患也○孚遠曰饑下文偷生無積聚則羸弱病足之說非也偷生無積聚正義曰言江淮以南有水族民多食物朝夕取給以偷生而已不爲積聚乃多貧也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衆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

盡傍其文辞故爲經涯涘以情斥議證使當世不能解免切中情事妙不可言

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由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爲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歸者取利而不停貨也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却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爲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騖。徐廣曰騖一作流其實皆爲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揳鳴琴。揄長

躡利屣。徐廣曰揄音臾躡作跕跕音吐協反屣音山尒反舞屣也目挑心招。義曰挑田鳥反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爲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冒霜雪。馳阬谷。不避猛獸之害。爲得味也。博戲馳鬬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爲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僞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矣。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居之一歲。種之

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

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

封。○正義曰。言不仕之人。自有園田收養之給。其利比於封君。故曰素封也 封者食租

歲率戶二百。正義曰。率音律 千戶之君。則二十萬 索隱曰。戶率二故千戶十萬

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

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 索隱曰。率二千。故二萬之家。亦二十

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

陸地牧馬二百蹄。索隱曰。按馬有四足。二百蹄。有五十匹也 牛蹄角千。漢書義曰。百六十七頭也。馬貴而牛賤。以此爲率。○龍曰。百六十七頭。纔蹄角有二。此舉成數也 千

足羊。澤中千足彘。韋昭曰二百五十頭 水居千石魚陂。徐廣曰。魚以斤兩爲記也。○正義曰。言陂澤養魚。一歲收得千石魚賣也

山居千章之材。索隱曰。漢書作千章之萩。服虔云。章方也。故孟康亦云。言任方章者千枚。謂章大材也。樂產云。萩梓木也。可以爲轅者

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

山已南河濟之閒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

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

田。徐廣曰。六斛四斗也 若千畝卮茜。徐廣曰。卮音支。鮮支也。茜音倩。一名紅藍。其花染繒赤黃也 千畦薑韭。徐廣曰。千畦二十五畝。駰案。韋昭曰。畦猶壠也 此其人皆與

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

楊愼曰進卽博進文選之謂

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醵飲食徐廣曰會聚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慙恥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鬬智正義曰言少有錢財則鬬智巧而求勝也既饒爭時正義曰既饒足錢財乃逐時爭利也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

唐順之曰此市肆簿券一經太史之筆便是絕好文字

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正義曰釀千瓮酤醯醋云酒酤醯醬千瓨徐廣曰長頸罌醬千甔徐廣曰大罌缶○索隱曰音都甘反漢書作儋孟康曰儋石罌石罌受一石故云儋石屠牛羊彘千皮販穀糶千鍾徐廣曰出穀也糶音掉也薪藁千車船長千丈索隱曰揔積數長千丈木千章漢書音義曰洪洞方稾章材也舊將作大匠掌材曰章曹掾竹竿萬个正義曰釋名云竹曰个木曰枚其軺車百乘徐廣曰馬車也○正義曰軺小車也牛車千兩正義曰車一乘為一兩木器髤者千枚正義曰顏云以漆物謂之髤又音許昭反今關東俗器物一再漆者謂之稀漆卽髤聲之轉耳今關西俗云里髤盤朱兩義並通銅器千鈞徐廣曰三十斤素木鐵器若巵茜千

石。徐廣曰。百二十斤爲石。駰案漢書音義曰。素木。素器也。馬蹄躈千。索隱曰。埤蒼云。尻骨謂八髎。一曰夜蹄。小顏云。噭口也。蹄與口共千。則爲二百疋。若顧氏則云上文馬二百蹄。與千戸侯等。此蹄躈千。比千乘之家。不容亦二百。則竅謂九竅。通四三而成一馬。所謂生之徒十有三也。牛千足。羊彘千雙。僮手指千。漢書音義曰。僮奴婢也。古者無空手游日。皆有作務。須手指。故曰手指。以別馬牛蹄角也。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徐廣曰。榻音吐合反。榻布。白疊也。○正義曰。顏師古曰。麤厚之布也。其價賤。故與皮革同重耳。非白疊也。按白疊。木綿所織。非中國有也。漆千斗。糵麴鹽豉千荅。徐廣曰。或作合器。音育瓴孫叔敖曰。瓴瓦器。受斗六升。合爲瓴。音貽。鮐鮆千斤。漢書音義曰。音如楚人言[illegible]鮆魚與鮐魚也。○正義曰。鮐海魚也。鮆刀魚也。鯫千石。鮑千

鈞。正義曰。鯫音族苟反。謂雜小魚也。鮑白也。然鮐鮆以斤論。鮑鯫以千鈞論。乃其九倍多。故知鮐是大好者。鯫鮑是雜者也。徐云。鯫膊魚也。膊並各反。謂破開中頭尾不相離爲鮑。謂之膊關者也。此亦大魚爲之也。棗栗千石者三之。正義曰。謂之千石也。言棗栗三千石。乃與上物相等。狐鼦裘千皮。正義曰。鼦音彫。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鍾。正義曰。鍾六斛四斗。果菜謂雜果菜。於山野采取之。子貸金錢千貫。節駔會。徐廣曰。駔音祖朗反。馬儈也。駰案漢書音義曰。會亦是儈也。節節物貴賤也。謂估儈其餘利。比千乘之家。貪賈三之。廉賈五之。漢書音義曰。貪賈未當賣而賣。未可買而買。故得利少。而十得三。廉賈貴而賣。賤乃買。故十得五。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正義曰。率音律。佗雜業不中什二。正義曰。言雜惡業而不在什分中得二分之利者。非世之美財也。

楊慎曰卓自卓淖自淖是二氏不得混也吾順之曰卓程而下較之計然白圭術益下矣是擧胝之智哉

則非吾財也。請略道當世千里之中。賢人所以富者。令後世得以觀擇焉。

蜀卓氏之先。徐廣曰卓一作淖 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卓氏見虜略。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徐廣曰屬廣漢 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徐廣曰古蹲字作踆。駰案漢書音義曰水鄉多鴟其山下有沃野灌溉一曰大芋 至死不飢民工於市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富 正義曰滇一作淔漢書亦作滇池 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臨邛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爲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閑公子之賜與名 韋昭曰優游閑暇也 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纖嗇。正義曰言孔氏連車騎游於諸侯以資給之兼通商賈之利乃得游閑公子交名然其通計贏利過於所資給餉遺之當猶有交游公子雍容而勝於慳悋也 家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

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徐廣曰魯縣出鐵 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

余有丁曰。纖非纖嗇之纖。觀下轉轂百數。可見正是纖巧侈靡。

約儉有拾。仰有取。貰貸行賈徧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邴氏也。

齊俗賤奴虜。而刀閒獨愛貴之。正義曰。刀丁遥反。姓名。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刀閒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寧爵毋刀。漢書音義曰。奴自相謂曰。寧欲免去作民有爵邪。將止爲刀氏作奴乎。毋發聲語助言其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

周人既纖。漢書音義曰。儉嗇也。而師史尤甚。正義曰。師史人姓名。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正義曰。洛陽在齊秦楚趙之中。其街巷貧人學於富家。相矜以久賈。諸數歷里邑。不入其門。故前云洛陽東賈齊魯南楚是也。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久賈。漢書音義街巷居民無田地相矜久賈在此諸國也。數過邑不入門。設任此等。故師[illegible]能致七千萬。

倪思曰。督道者。倉所在地名耳。若後傳註。漢宮闕疏所撰細柳倉也。

宣曲任氏之先。正義曰。按其地合在關[illegible]云宣曲官名。在昆池西也。徐廣曰。高祖功臣有宣曲侯。爲督道倉吏。漢書音義曰。若今吏督租穀吏上道輸在所也。韋昭曰。督道。秦邊縣名。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徐廣曰。窖音校。穿地以藏也。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子龍曰。當共興時而任氏粟不爲人所奪。乃得

倪思曰謂當開邊時惟長此輩富厚耳其下故又及吳楚。

金玉者高帝已定三秦也所謂豪傑者必是漢諸將也。任氏以此起富。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爲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索隱曰晉灼云爭取賤賈金玉也。任氏獨取貴善。索隱曰謂買物必取貴而善者不爭賤價也。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爲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斥也。正義曰孟康云邊塞主斥候卒也唯此人能致富若此顏云塞斥者言國斥開邊塞更令寬廣故橋姚得恣其畜牧也姓橋名姚也。唯橋姚已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索隱曰義說非也按斥開也相如傳曰邊塞益斥是也橋姓桃名也市橋桃因斥塞而致此資。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索隱曰齎音咨齎假也音吐代反與人物云齎周禮注齎所給與也。子錢家以爲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索隱曰謂出一得十倍。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田嗇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杜氏。徐廣曰安陵及杜二縣名各有杜姓也宣帝以杜爲杜陵。亦巨萬。此其章章尤異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奸而富。盡椎埋去就。與時俛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

唐順之曰零零碎碎不捨一物

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傾
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夫纖嗇筋力。
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業。徐廣曰古拙字亦作拙也
而秦陽以蓋一州。索隱曰漢書作甲一州掘冢姦事也。而
田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索隱曰漢書桓作稽。正義曰桓發人姓名
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正義曰說文云載角者脂無角者膏也
辱處也。而雍伯千金。徐廣曰雍一作翁賣漿
小業也。而張氏千萬。灑削薄技也。索隱曰洒音先禮反削刀劒室名洒削謂摩刀以水洒之
而郅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索隱曰胃脯云大官常以十月作沸湯燖羊胃以末椒薑粉之訖暴使燥則謂之脯故易售而致富也
馬醫
淺方。張里擊鍾。此皆誠壹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
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
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
非也。

索隱述贊曰。貨殖之利。工商是營。廢居善積。倚市邪贏。白圭富國。計然彊兵。倮參朝請。女築懷清。素封千戶。卓鄭齊名。

史記卷之一百二十九 終

……張里擊鍾此皆誠壹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索隱述贊貨殖之利工商是營廢居善積倚市邪贏白圭富國計然強兵倮參朝請女築懷清素封千戶卓鄭齊名

優昉以世系源流論作本末備見於此矣自敘處文字反覆委折有開闔變化之妙尤宜玩味

史記卷之一百三十

華亭　徐孚遠　陳子龍　測議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索隱曰張晏云南方陽也火水配也水爲陰故命南方正重司天火正黎兼地職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索隱曰據左氏重是少昊之子黎乃顓頊之胤二氏二正所出各別而史遷意欲合二氏爲一故總云在周程伯休甫其後非也然後案彪之序及干寶皆云司馬氏黎

董份曰太史公傳如自序及游俠貨殖伯夷孟子等傳皆自撰故皆妙絕如讀世家皆多錄左氏戰國策等文不過截舊語而略增損

之後是也。今惣稱伯休甫是重黎之後者，凡言地即舉天，稱黎則兼重，自是相對之文，其實二官亦通職。然休甫則黎之後也，亦是太史公欲以史爲巳任，故言先代天官所以兼稱重

當周宣王時

失其守而爲司馬氏。正義曰司馬彪序云正黎後世爲司馬氏

司馬氏世典周史。索隱曰司馬夏官卿不掌國史自先代兼爲史衛宏云司馬氏周史佚之後恐或有所據

惠襄之閒。司馬氏去周適晉。張晏曰周惠王襄王有子頽叔帶之難故司馬氏奔晉

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索隱曰左氏隨會自晉奔秦後乃奔魏自魏還晉故漢書云會奔秦魏也少梁古梁國也秦滅之改曰少梁後名夏陽也

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徐廣曰名喜也在趙者正義曰何法盛晉書及晉譙王司馬無忌司馬氏孫本皆云名凱

茅坤曰太史公既自以系出司馬錯之後而蒯聵以後當略復

以傳劍論顯。索隱曰服虔云善劍術所以偁傳也蘇林作博言十博論而知名也

蒯聵其後也。正義曰五恠反如淳云刺客傳之蒯聵也在秦者名錯。

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蘇林曰郡守也

錯孫靳事武安君白起。徐廣曰靳一作靳

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阬趙長平軍。文穎曰趙孝成時

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晉灼曰地名在鄠縣○索隱曰晉灼非也案司馬遷碑在夏陽西北四里

靳孫昌。昌爲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

蒯聵玄孫卬爲武信君將。徐廣曰張耳傳云武臣自號武信君○索隱曰案晉譙國司馬無忌作司馬氏系本云蒯聵生昭頊昭頊生憲憲生卬也

而徇朝歌。諸侯之

採入司馬卬以其丑不欲遺也

相王。王卬於殷。索隱曰。漢書云。項羽封卬為殷王。漢之伐楚。卬歸漢。
以其地為河內郡。昌生無澤。索隱曰。漢書作毋懌。無澤為漢市
長。無澤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葬高門。索隱曰。案遷碑。高門在夏
陽西北。去華池三里。○正義曰。括地志云。高門原。俗名馬門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十八里。漢司馬遷墓
在韓城縣南二十二里。夏陽縣故東南有司馬遷冢。在高門原上也。喜生談。談為太史
公。如淳曰。漢儀註。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遷死
後。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索隱曰。公者遷所著書。尊其父云公也。然遷雖稱述其父所
作。其實亦遷之詞。而如淳引衛宏儀註。稱位在丞相上。謬矣。案百官表。又無其官。且修史之官。國家別有
著撰。則令州縣所上國書。皆先上之。而後人不曉。誤以為在丞相上耳。太史公學天官

後曰序六指進儒如所其之付亦

於唐都。正義曰。天官書云。星則唐都也。受易於楊何。徐廣曰。菑川人。習道論
於黃子。徐廣曰。儒林傳曰。黃生好黃老之術。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
閒。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正義曰。顏云。各習師書。惑於所見也。乃
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正義曰。張晏云。謂易繫辭。案下二句是繫辭文。天
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
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索隱曰。案
六家同歸於正。然所從之道殊塗。學或有傳習省察。或有不省之耳。嘗竊觀陰陽之術
大祥。徐廣曰。一作詳。駰案。李奇曰。月令星官。是其枝葉也。○正義曰。顧野王云。祥善也。吉凶之先見
也。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正義曰。言拘束於日時。令人有所忌畏也。

宋坤曰太史公分言六家指而獨歸重于道家矣

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子龍曰太史公職在天官故以陰陽序儒
墨之上 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
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
者儉而難遵。正義曰韋云墨翟之術也尚儉後有徐巢子傳其術也 是以其事
不可偏循。索隱曰偏音遍偏言難盡用也 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
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
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索隱曰劉向別錄云名家流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案名家知禮亦異數是儉也受命不受辭或失其真也 然其正名
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
萬物。索隱曰贍市豔反漢書作澹 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
墨之善。撮明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
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
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
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如淳曰知雄守雌是去健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去羨也 絀聰明。索隱曰如淳云不尚賢絕聖棄智也 釋此
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
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
四節。張晏曰八位八卦位也十二度十二次也二十四節就中氣也各有禁忌謂日月也 各有

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索隱曰自此以下韓子之文故稱曰也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正義曰屋蓋曰茨以茅覆屋采椽不刮。索隱曰韋昭云采[illegible]椽也食土簋。徐廣曰一作溜啜土刑。糲粱之食。張晏曰一斛粟七斗米爲糲藜藿之羹。正義曰藜似藿而表赤藿豆葉也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正義曰以桐木爲棺厚三寸也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索隱曰案禮親親父爲首尊尊君爲首也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

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如淳曰。繳繞。猶纏繞不通大體也。)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晉灼曰。引名責實。參錯交互。明知事情。)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索隱曰。各守其分。故易行也。)其辭難知。(正義曰。幽深微妙。故難知也。)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正義曰。任自然也。)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韋昭曰。因物為制。)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正義曰。因時之物成法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正義曰。因其萬物之形。成度與合也。)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索隱曰。此出鬼谷子。遷引之以成其章。故稱故曰也。)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正義曰。言因百姓之心以教。唯執其綱而已。)群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徐廣曰。音款。空也。駰案李奇曰。聲。別名也。)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正義曰。混混者元氣。神者之貌也。)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韋昭曰。聲氣者

蘇轍曰。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遊。故其文疎蕩。頗有奇氣。楊慎曰。子長自叙云。

神也。枝體者形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正義曰。括地志云。龍門在同州韓城縣北五十里。其山更黃河夏禹所鑿者也。耕牧河山之陽。正義曰。河之北。山之南也。案在龍門山南也。年十歲則誦古文。索隱曰。遷及事伏生。是學誦古文尚書。劉氏以爲左傳國語系本等書。是亦名之古文也。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入此穴。○正義曰。括地志云。石箐山一名玉笥山。又名宛委山。即會稽山一峯也。在會稽縣東南十八里。吳越春秋云。禹案黃帝中經。九山東南大柱。號曰宛委。赤帝左闕之塡。承以文玉。覆以盤石。其書金簡。青玉爲字。編以白銀。皆瑑其文。禹乃東巡。登衡人。血白馬以祭。禹乃登山。仰天而笑。忽然而臥。夢見繡衣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

上會稽探禹穴。此子長自言徧遊萬里之曰。上會稽總吳越也。擬禹穴古巴蜀也。後人不知其解。是以爲禹穴在會稽。而作地志者。以禹屆旁小坎如春曰者當之。噫。是有何奇。而辱子長之

者。却倚覆釜之山。東顧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齋於黃帝之岳岩岩之下。三月季庚。登山發石。禹乃登宛委之山。發石。乃得金簡玉字。以水泉之脉。山中又有一穴。深不見底。謂之禹穴。闚九疑。索隱曰。山海經云。南方蒼梧之丘。蒼梧之泉。在營道南。其山九峯皆似。故曰九疑。張晏云。九疑舜葬。故窺之。尋上探禹穴。蓋以先聖所葬處。有古冊文。故探窺之。亦搜採遠矣。浮於沅湘。○正義曰。沅水出朗州。湘水出道州。北東北入海。北涉汶泗。○正義曰。兩水出兗州東北而南暨魯。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正義曰。鄒縣名。嶧山名。戹困鄱薛彭城。索隱曰。鄱本音蕃。案田褒魯記云。靈帝末有汝南陳子游爲魯相。子游太尉陳蕃子也。國人諱而改焉。若如其說。則蕃改鄱。鄱皮聲相近。後漸訛耳。然地理志魯國蕃縣。應劭曰。邾國也。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畧

筆耶按蜀之石泉禹生之地謂之禹穴其石香深人迹不到蜀志別有禹穴二字乃李白所書始知會稽禹穴之誤

邛筰昆明還報命徐廣曰元鼎六年平西南夷以爲五郡其明年元封元年是也是
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徐廣曰摯虞曰古之周南今之洛陽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
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
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
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
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
余死汝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
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
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
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
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
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
百餘歲案年表魯哀公十四年獲麟至漢元封元年三百七十一年而諸侯相兼
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
士余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
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
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

郤寤門有夫歷有人歷天歷始于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如環無端終則後始太史公所謂大歷此之謂也人歷今是而已故曰夏時得天不得天不足謂之歷王者之正迭建改正不改歷

匱之書。徐廣曰紬音抽○索隱曰如淳云紬徹舊書故事而次述之小顏云紬謂綴集之也案石室金匱皆國家藏書之處五年而當太初元年。李奇曰遷爲太史後五年適當於武帝太初元年此時述史記○正義曰案遷年四十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徐廣曰封禪序曰封禪則萬靈罔不禋祀駰案韋昭曰告于百神與天下更始著紀於是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正義曰太史公司馬遷也先人司馬談也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索隱曰言己當述先人之成業何敢自嫌值五百歲而讓之也。

上大夫壺遂曰。索隱曰案遂爲詹事秩二千石故位上大夫也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服虔曰仲舒也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索隱曰是非謂褒貶諸侯之得失也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索隱曰案孔子之言見春秋緯太史公引之以成說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索隱曰公羊傳曰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也賢賢賤不

柯維騏曰司馬遷述其先人太史談推尊道家之旨于前採莊周所論六經之義于後然前後文本不相蒙班固譏其先黃老而後六經過矣

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張晏曰。春秋萬八千字。當言減而去成數字誤也。駰謂太史公此辭是述董生之言。董仲舒自治公羊經傳。凡有四萬四千餘字。故云文成數萬也。不得如張議但論經萬八千字便爲之誤。○索隱曰。註非也。小顏云。史遷豈以公羊之傳爲春秋乎。春秋經一萬八千。亦足稱數萬。非字之誤。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索隱曰。已者語終之辭也。故易曰。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徐廣曰。今易無此語。易緯有之。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

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正義曰。其心實善爲之。不知其義理。則陷於罪咎。）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張晏曰。趙盾不知討賊。而不敢辭其罪也。）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正義曰。顏云。爲臣下所干犯也。）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晉灼曰。唯唯。謙應也。否否。不通者也。）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李奇曰。史遷爲此言。懼有謗書之禍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如淳曰。受天命清和之氣。）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應劭曰。款。叩也。）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

董份曰：李陵之禍，謂陵降而太史公救之，從怒下蠶室也。正義謂誤寄如此。

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徐廣曰：天漢三年。○正義曰：案從太初元年至天漢三年，乃七年也。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正義曰：太史公舉李陵，李陵降也。幽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索隱曰：案謂其義隱微而言約也。欲

董份曰：自此下雜用國語，最高古。

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徐廣曰：在湯陰。演周易；孔子戹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正義曰：即呂氏春秋。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張晏曰：武帝獲麟，遷以為述事之端，上紀黃帝，下至麟止，猶春秋止於獲麟也。自黃帝始。

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徐廣曰：顓頊、帝嚳、堯、舜。各成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索隱曰：台音怡，悅也。或因昭非也。厥美帝功。

董份曰班固贊語多用此体乃知班不能出範圍也

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索隱曰應劭云有本則紀有家則代有年則表有名則傳

維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際。德流苗裔。夏桀淫驕。乃放鳴條。作夏本紀第二。

維契作商。正義曰契音薛 爰及成湯。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得說。乃稱高宗。帝辛湛湎。諸侯不享。作殷本紀第三。

維棄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實撫天下。幽厲昏亂。既喪酆鎬。陵遲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紀第四。

董份曰数語断項氏興亡之原已盡

維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義。悼豪之旅。索隱曰豪即崤之異音旅師旅也 以人爲殉。詩歌黃鳥。昭襄業帝。作秦本紀第五。

始皇既立。并兼六國。銷鋒鑄鐻。徐廣曰嚴安上書銷其兵鑄以爲鍾鐻也 維偃干革。尊號稱帝。矜武任力。二世受運。子嬰降虜。作始皇本紀第六。

秦失其道。豪傑並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慶救趙。徐廣曰宋義爲上將號慶子冠軍 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非之。作項羽本紀第七。

子羽暴虐。漢行功德。憤發蜀漢。還定三秦。誅籍業帝。天下惟寧。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紀第八。

惠之早霣。正義曰音殞。諸品不台。徐廣曰。無台輔之德也。一曰怡懌也。不爲百姓所說。崇彊祿產。諸侯謀之。殺隱幽友。徐廣曰。趙隱王如意。趙幽王友。大臣洞疑。索隱曰。洞是洞達。義共所疑。遂及宗禍。作呂太后本紀第九。

漢既初興。繼嗣不明。迎王踐祚。天下歸心。蠲除肉刑。開通關梁。廣恩博施。厥稱太宗。作孝文本紀第十。

諸侯驕恣。吳首爲亂。京師行誅。七國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紀第十一。

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內修法度。封禪。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紀第十二。平遠曰。觀此知紀中不作毀謗語。亦春秋所見興詞之旨也。

維三代尚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本于茲。於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

幽厲之後。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紀。而譜牒經略。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後之意。作十二諸侯年表第二。

春秋之後。陪臣秉政。彊國相王。以至于秦。卒并諸夏。滅封地。擅其號。作六國年表第三。

秦既暴虐。楚人發難。項氏遂亂。漢乃扶義征伐。八年之間。天下三擅。事繁變衆。故詳著秦楚之際月表第四。

漢興已來。至于太初。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紀不明。有司靡踵。彊弱之原。云以世。正義曰。言漢興已來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紀不能明其嗣。有司無所踵繼其後。乃云彊弱之原。云以世世相代。相不能有所錄紀也。作漢興已來諸侯年表第五。

董份曰。此節十文偶處對。

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剖符而爵。澤流苗裔。忘其昭穆。或殺身殞國。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惠景之間。維申功臣宗屬爵邑。作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

北討彊胡。南誅勁越。征伐夷蠻。武功爰列。作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

諸侯既彊。七國為從。子弟衆多。無爵封邑。推恩行義。其勢銷弱。德歸京師。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國有賢相良將。民之師表也。維見漢興以來將相名

臣年表。賢者記其治，不賢者彰其事。作漢興以來將相名臣表第十。

維三代之禮，所損益各殊務，然要以近情性，通王道。故禮因人質為之節文，略協古今之變。作禮書第一。

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自雅頌聲興，則已好鄭衛之音。鄭衛之音所從來久矣。人情之所感，遠俗則懷。徐廣曰樂者所以感和人情人情既感則遠方殊俗莫不懷柔向化也 比樂書以述來古。索隱曰來古即古來言此樂書述自古已來樂之興衰也 作樂書第二。

非兵不彊，索隱曰此律書之贊而云非兵不彊者古者師出以律則凡出軍皆聽律聲故云開律效勝負望敵知吉凶也 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興，索隱曰黃帝有阪泉之師湯武有鳴條牧野之戰而克桀紂 桀紂二世以崩，可不慎歟。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太公孫吳王子，徐廣曰王子成甫 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人變。作律書第三。

律居陰而治陽，曆居陽而治陰，律曆更相治，間不容翲忽。正義曰翲匹遙反今音匹沼反字當作秒秒禾芒表也忽一蠶口出絲也言律曆相治之間不容此微細之物也 五家之文怫異，索隱曰怫音悖一音扶物反怫亦悖也 維太初之元論。作曆書第四。

星氣之書，多雜禨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子龍曰天

官書亦畧著徵驗取其應者耳比集論其行事。驗于軌度以次。作天官書第五。

受命而王。封禪之符罕用。徐廣曰一云答應用則萬靈罔不禋祀。追本諸神名山大川禮。作封禪書第六。

維禹浚川。九州攸寧。爰及宣防。決瀆通溝。作河渠書第七。

維幣之行。索隱曰幣錢也以通農商。其極則玩巧。并兼茲索隱曰玩音五官反巧音苦孝反殖。爭于機利。去本趨末。作平準書以觀事變第八。

徐曰諸世家各摘一事見太史公序

太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王跡。闔廬弒僚。賓服荊楚。夫差克齊。子胥鴟夷。信嚭親越。吳國既滅。嘉伯之讓。作吳世家第一。

申呂肖矣。徐廣曰肖音痟痟猶衰微尚父側微。卒歸西伯。文武是師。功冠羣公。繆權于幽。正義曰繆音武彪反言呂尚綢繆于幽權之策謂六韜三畧陰符七術之屬也番番黃髮。番音婆毛萇云番番勇武貌也爰饗營丘。不背柯盟。桓公以昌。九合諸侯。霸功顯彰。田闞爭寵。姜姓解亡。徐廣曰闞一云監解一作遷嘉父之謀。作齊太公世家第二。

休之違之。周公綏之。憤發文德。天下和之。輔翼成王。諸侯宗周。隱桓之際。是獨何哉。三桓爭彊。魯乃不昌。嘉旦金縢。作周公世家第三。

武王克紂。天下未協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之。淮夷叛之。於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寧東土。燕易之禪。乃成禍亂。索隱曰。謂王噲禪其相子之。後卒危亂也。嘉甘棠之詩。作燕世家第四。

管蔡相武庚。將寧舊商。及旦攝政。二叔不饗。殺鮮放度。索隱曰。案系家云。管叔名鮮。蔡叔名度。霍叔名處也。周公爲盟。太任十子。周以宗彊。索隱曰。太任文王妃。十子。伯邑考。武王。管。蔡。霍。魯。衛。毛。聃。曹。是也。嘉仲悔過。正義曰。蔡叔度之子蔡仲也。作管蔡世家第五。

王後不絕。舜禹是說。維德休明。苗裔蒙烈。百世享祀。爰周陳杞。楚實滅之。齊田既起。舜何人哉。作陳杞世家第六。

收殷餘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亂。材財是告。及朔之生。衛傾不寧。索隱曰。衛傾公也。南子惡蒯聵。子父易名。周德卑微。戰國既彊。衛以小弱。角獨後亡。嘉彼康誥。作衛世家第七。

楊慎曰剔字從易音逷與剔字不同剔字從易。

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爲奴。武庚既死，周封微子。襄公傷於泓，正義曰泓水名公羊傳云宋與楚人期戰於泓之陽宋師大敗。君子孰稱。景公謙德，熒惑退行。剔成暴虐，徐廣曰一云偃宋剔成君生偃。○索隱曰剔音逷。宋乃滅亡。嘉微子問太師，作宋世家第八。

武王既崩，叔虞邑唐。君子譏名。正義曰謂晉穆侯太子名仇少子名成師也。卒滅武公。驪姬之愛，亂者五世。重耳不得意，乃能成霸。六卿專權，正義曰智伯范中行韓魏趙。晉國以耗。嘉文公錫珪鬯，作晉世家第九。

[illegible]曰丁酉楚邪克以申叔之功而復故曰復國陳。

重黎業之，吳回接之。殷之季世，粥子牒之。周用熊繹，熊渠是續。莊王之賢，乃復國陳。正義曰楚莊王都陳。既赦鄭伯，班師華元。懷王客死，蘭咎屈原。好諛信讒，楚并於秦。嘉莊王之義，作楚世家第十。

少康之子，實賓南海。正義曰吳越春秋云啓使歲時祭禹于越立宗廟南山之上封少康庶子無餘于越使祠禹至勾踐遷都山陰立禹廟爲始祖廟越亡遂廢也案今禹廟在會稽山下。文身斷髮，黿鱓與處。索隱曰黿音元鱓音鼉。既守封禺。徐廣曰封禺山在武康縣南。奉禹之祀。勾踐困彼，乃用種蠡。嘉勾踐夷蠻，能修其德，滅彊吳以尊周室，作越王勾踐世家第十

一。

桓公之東。太史是庸。及侵周禾。王人是議。祭仲要盟。鄭久不昌。子產之仁。紹世稱賢。三晉侵伐。鄭納于韓。嘉厲公納惠王。作鄭世家第十二。

維驥騄耳。乃章造父。趙夙事獻。衰續厥緒。正義曰衰楚危反佐文尊王。卒爲晉輔。襄子困辱。乃禽智伯。主父生縛。餓死探爵。王遷辟淫。良將是斥。嘉鞅討周亂。作趙世家第十三。

畢萬爵魏。卜人知之。及絳戮干。戎翟和之。文侯慕義。子夏師之。惠王自矜。齊秦攻之。旣疑信陵。諸侯罷之。卒亡大梁。王假廝之。嘉武佐晉文申霸道。作魏世家第十四。

韓厥陰德。趙武攸興。紹絕立廢。晉人宗之。昭侯顯列。申子庸之。疑非不信。秦人襲之。嘉厥輔晉匡周天子之賦。作韓世家第十五。

完子避難。適齊爲援。陰施五世。齊人歌之。成子得政。田和爲侯。王建動心。乃遷于共。嘉威宣能撥濁世而獨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修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于正。見其文辭。爲天下制儀法。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子龍曰。是時武帝方表章六經。繼聖緒。故太史公列孔子於世家也。

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正義曰。周失其道。至秦之時。諸侯力事乎爭彊。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作陳涉世家第十八。子龍曰。三代以來。從無以匹夫起兵者。自陳涉創之。太史公比之湯武春秋。雖非倫。要其所始則一也。

成皐之臺。薄氏始基。詘意適代。厥崇諸竇。栗姬偩貴。王氏乃遂。陳后太驕。卒尊子夫。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第十九。

漢既譎謀。禽信于陳。越荊剽輕。乃封弟交爲楚王。爰都彭城。以彊淮泗。爲漢宗藩。戊溺於邪。禮復紹之。嘉游輔祖。正義曰。游。楚王交字也。祖。高祖也。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維祖師旅。劉賈是與。爲布所襲。喪其荊吳。營陵激呂。乃王琅邪。怵午信齊。正義曰。謂祝午也。往而不歸。遂西入關。遭立孝文。獲復王燕。天下未集。賈澤以族。爲漢藩輔。

作荊燕世家第二十一。

天下已平。親屬既寡。悼惠先壯。實鎮東土。哀王擅興。發怒諸呂。駟鈞暴戾。京師弗許。厲之內淫。禍成王父。嘉肥股肱。作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楚人圍我榮陽。相守三年。蕭何塡撫山西。（正義曰。謂華山之西也。）推計踵兵。給糧食不絕。使百姓愛漢。不樂爲楚。作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與信定魏。破趙拔齊。遂弱楚人。續何相國。不變不革。黎庶攸寧。嘉參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知名。無勇功。圖難於易。爲大於細。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六奇既用。諸侯賓從於漢。呂氏之事。平爲本謀。終安宗廟。定社稷。作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諸呂爲從。謀弱京師。而勃反經合于權。吳楚之兵。亞夫駐於昌邑。以戹齊趙。而出委以梁。作絳侯世家第二十七。

七國叛逆。蕃屏京師。唯梁爲扞。偩愛矜功。幾獲于禍。

嘉其能距吳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五宗既王親屬協和諸侯大小爲藩爰得其宜僭擬之事稍衰貶矣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第三十（子龍曰三王世家太史公明言以冊文之善而存之自應無他詳紀其云補作者非也）
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第一
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列傳第二
李耳無爲自化清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勢理作老子韓非列傳第三
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劍與道同符内可以治身外可以應變君子比德焉作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維建遇讒爰及子奢尚既匡父伍員奔吳作伍子胥列傳第六
孔氏述文弟子興業咸爲師傅崇仁厲義作仲尼弟

子列傳第七。

鞅去衞適秦。能明其術。彊霸孝公。後世遵其法。作商君列傳第八。

天下患衡秦毋饜。而蘇子能存諸侯。約從以抑貪彊。作蘇秦列傳第九。

六國既從親。而張儀能明其說。復散解諸侯。作張儀列傳第十。

秦所以東攘（徐廣曰一作襄）雄諸侯。樗里甘茂之策。作樗里甘茂列傳第十一。

李耳無爲自化。淸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勢理。作老子韓非列傳第三。

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劍。與道同符。內可以治身。外可以應變。君子比德焉。作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維建遇讒。爰及子奢。尚既匡父。伍員奔吳。作伍子胥列傳第六。

孔氏述文。弟子興業。咸爲師傅。崇仁厲義。作仲尼弟

子列傳第七。
鞅去衞適秦。能明其術。彊霸孝公。後世遵其法。作商
君列傳第八。
天下患衡秦毋饜。而蘇子能存諸侯。約從以抑貪彊。
作蘇秦列傳第九。
六國既從親。而張儀能明其說。復散解諸侯。作張儀
列傳第十。
秦所以東攘徐廣曰。一作襄。雄諸侯。樗里甘茂之策。作樗里
甘茂列傳第十一。
苞河山。徐廣曰。苞一作施。圍大梁。使諸侯斂手而事秦者。魏
冉之功。作穰侯列傳第十二。
南拔鄢郢。北摧長平。遂圍邯鄲。武安爲率。破荊滅趙。
王翦之計。作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列往世
興衰。徐廣曰。一作壞。作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好客喜士。士歸于薛。爲齊扞楚魏。作孟嘗君列傳第
十五。
爭馮亭以權。徐廣曰。以一作反。太史公議平原曰。利令智昏。故云爭馮亭反權。如楚

以救邯鄲之圍使其君復稱於諸侯作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詘於不肖唯信陵君爲能行之作魏公子列傳第十七。以身徇君遂脫彊秦使馳說之士南鄉走楚者黃歇之義作春申君列傳第十八能忍詢於魏齊徐廣曰詢音逅○索隱曰詢音火候反謂辱也而信威于彊秦推賢讓位二子有之作范睢蔡澤列傳第十九。率行其謀連五國兵爲弱燕報彊齊之讎雪其先君之恥作樂毅列傳第二十。能信意彊秦而屈體廉子用徇其君俱重於諸侯作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湣王既失臨淄而奔莒唯田單用即墨破走騎劫遂存齊社稷作田單列傳第二十二。能設詭說解患于圍城輕爵祿樂肆志作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作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結子楚親使諸侯之士斐然爭入事秦作呂不韋列
傳第二十五
曹子匕首魯獲其田齊明其信豫讓義不爲二心作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能明其畫因時推秦遂得意於海內斯爲謀首作李
斯列傳第二十七
爲秦開地益衆北靡匈奴據河爲塞因山爲固建榆
中作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塡趙塞常山以廣河內弱楚權明漢王之信於天下

作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收西河上黨之兵從至彭城越之侵掠梁地以苦項
羽作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以淮南叛楚歸漢漢用得大司馬殷卒破子羽于垓
下徐廣曰堤塘之名也作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趙定燕齊使漢三分天下
有其二以滅項籍作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楚漢相距鞏洛而韓信爲塡潁川盧綰絕籍糧餉作
韓王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

諸侯畔項王。唯齊連子羽城陽。漢得以間。遂入彭城。
作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攻城野戰。獲功歸報。噲商有力焉。非獨鞭策。又與之
脫難。作樊酈列傳第三十五。
漢既初定。文理未明。蒼爲主計。整齊度量。序律歷。作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結言通使。約懷諸侯。諸侯咸親。歸漢爲藩輔。作酈生
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欲詳知秦楚之事。維周緤常從高祖。平定諸侯。作傅
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索隱曰。蒯音裴。其字從崩邑。又音俘。
徙彊族都關中。和約匈奴。明朝廷禮。次宗廟儀法。作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能摧剛作柔。卒爲列臣。欒公不劫於勢而倍死。作季
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敢犯顏色以達主義。不顧其身。爲國家樹長畫。作袁
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守法不失大理。言古賢人。增主之明。作張釋之馮唐
列傳第四十二。

敦厚慈孝訥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作萬
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守節切直義足以言廉行足以厲賢任重權不可以
非理撓作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扁鵲言醫爲方者宗守數精明後世修序弗能易也
而倉公可謂近之矣作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維仲之省（徐廣曰吳王之王由父省）厥濞王吳遭漢初定以塡撫
江淮之間作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吳楚爲亂宗屬唯嬰賢而喜士士鄉之率師抗山

滎陽作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
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用得人作韓長孺列傳第
四十八
勇於當敵仁愛士卒號令不煩師徒鄉之作李將軍
列傳第四十九
自三代以來匈奴常爲中國患害欲知彊弱之時設
備征討作匈奴列傳第五十
直曲塞廣河南破祁連通西國靡北胡作衛將軍驃
騎列傳第五十一

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弘用節衣食為百吏先。作
平津侯列傳第五十二。
漢既平中國，而佗能集楊越以保南藩，納貢職。作南
越列傳第五十三。
吳之叛逆，甌人斬濞。徐廣曰今之永寧是東甌也。葆守封禺為臣。索隱曰葆音保。言東甌或越攻破之後，保封禺之山，今在武康縣也。作東越列傳第五
十四。
燕丹散亂遼間，滿收其亡民，厥聚海東，以集真藩。徐廣曰一作莫。音普寒反。葆塞為外臣。作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illegible]以上
[illegible]長孺

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請為內臣受吏。作西
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子虛之事，大人賦說，靡麗多誇，然其指風諫，歸於無
為。作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黥布叛逆，子長國之，以填江淮之南，安剽楚庶民。作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作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正衣冠立於朝廷，而群臣莫敢言浮說，長孺矜焉。好

推之則下莊字疑當作莊此鄭名也慨字下又疑有闕文

王鏊曰以仁義許游俠過矣

薦人。稱長者。壯有溉。徐廣曰。一作概。作汲鄭列傳第六十。
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粲
如也。作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民倍本多巧。姦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為
能齊之。作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漢既通使大夏。而西極遠蠻。引領內鄉。欲觀中國。作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救人於戹。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既信。徐廣曰。一云不既信。不
倍言。義者有取焉。作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夫事人君能說主耳目。和主顏色。而獲親近。非獨色
愛。能亦各有所長。作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無所凝滯。人莫之害。以道
之用。作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齊楚秦趙為日者。各有俗。索隱曰。按日者傳亡無以知諸國之俗。今褚先生唯
記司馬季主之事也。所用欲循。徐廣曰。一作總。觀其大旨。作日者列傳
第六十七。
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索隱曰。其書既亡。無以知其異。今褚少孫唯取大卜
占龜之雜說。詞甚煩蕪。不能裁剪。妄加穿鑿。此篇不才之甚也。然各以決吉凶。略闚

其要，作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如淳曰：刻玉版以爲文字。圖籍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如淳曰：章，歷數之章術也。程者，權衡丈尺斛斗之平法也。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索隱曰：蓋，姓也。音古盇反。而賈生、鼂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于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索隱曰：案此天官非周禮冢宰天官，乃廣知天文星曆之事天官。且遷實黎之後，而黎氏後亦總稱重黎，以重本司天，故太史公代掌天官。至於余乎，欽念哉！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索隱曰：案舊聞有遺失放逸者，罔羅而考論之。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索隱曰：案並時則年曆差殊，則亦略言，難以明辯，故作表。禮樂損益，

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索隱曰案兵權即兵書也遷沒之後亡褚少孫以律書補之今律書亦畧言兵也山川即河渠書也鬼神即封禪書也故云山川鬼神也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駰案漢書音義曰象黃帝以下三十世家老子言車三十輻運行無窮以象王者如此也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索隱曰已音紀言扶義俶儻之士能立功名於當代不後於時也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序索隱曰桓譚云遷所著書成以示東方朔朔皆署曰太史公則謂太史公是朔稱亦恐其說未實盖遷自尊其父著述稱之曰公或云遷外孫楊惲所稱事或當爾也畧以拾遺補藝。李奇曰六藝也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索隱曰遷言以所撰取協于經異傳諸家之說耳謙不敢比經藝也異傳者如子夏易傳毛公詩及韓嬰外傳伏生尚書大傳之流者也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索隱曰言正本藏之書府副本留京師也穆天子傳云天子北征至于羣玉之山河平無險四徹中繩先王所謂策府郭璞云古帝王藏策之府則此謂藏之名山是也俟後世聖人君子。索隱曰此語出公羊傳言夫子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君子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也第七十。

董份曰前已詳著作之文義此文下一冷

太史公曰。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

索隱述贊曰太史良才寔纂先德周遊歷覽東西南北事覈詞簡是稱實錄報任投書申李下獄惜

語結卷之
甚沙集

史記

識殘缺非
才妾續

昌平坂學問所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